

徐小斌 著

上世纪初

驻法公使的女儿

走进大清帝国的皇宫

帷幕掀起，她看见了一个

神秘、诡异、异常险恶的世界

.....

德齡

DELING

公主

德齡公主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德齡 公主

徐小斌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德龄公主/徐小斌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4.5

ISBN 7-02-004582-0

I. 德… II. 徐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21364 号

责任编辑:胡玉萍 装帧设计:何 婷
责任校对:常 虹 责任印制:周小滨

德 龄 公 主

De Ling Gong Zhu

徐小斌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3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5

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0

ISBN 7-02-004582-0/I·3497

定价 23.00 元



德齡洋裝照



光绪皇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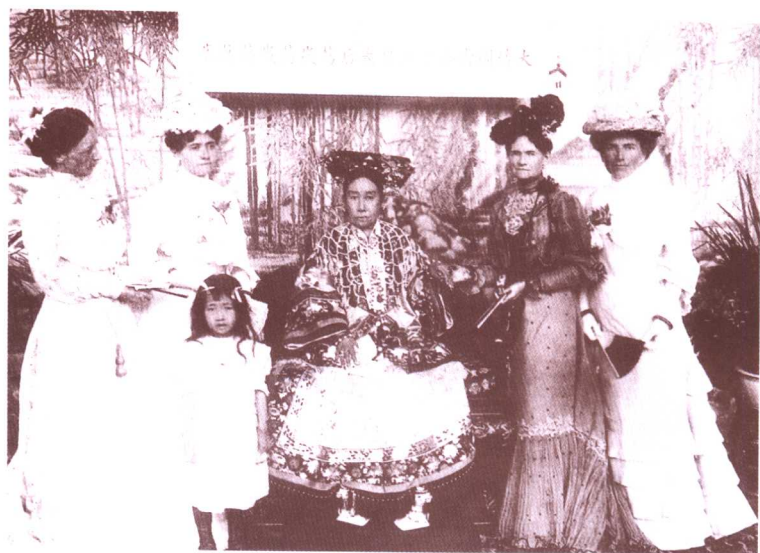
珍妃绝版照



左起：瑾妃、德齡、慈禧、容齡、容齡之母、光緒皇后



左起：德齡、四格格（庆亲王奕劻之四女）、慈禧、元大奶奶（慈禧内侄媳）、容齡



慈禧在颐和园乐寿堂与外国公使夫人合影



慈禧扮观音。左起：四格格、慈禧、李莲英

一半是艺术

一半是历史

时间总是把历史变成童话

——作者题记

第一章

1

德龄姐妹头一回入宫，是在公元一九〇三年，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的初春。

那年春天的万寿山，迷迷蒙蒙的，昆明湖也像是罩了一层迷雾。三乘轿子荡悠悠地穿过海淀，沿颐和园的红色宫墙黄色琉璃瓦来到一座雄伟的牌楼。轿夫一见那牌楼就停步了。小旁门开着，那是为贵客预备着的。至于正门，只有慈禧太后本人才可以享用。

入宫的仪式非常隆重。轿子一停，立刻走过来四个太监，两个尖着嗓子大叫：来了！——另两个拿了宫制的黄丝帘盖在轿子上。裕太太悄声地对大女儿德龄说：“这是老佛爷的恩宠。”德龄立即肃然，小女儿容龄年龄尚小，一个劲儿地撩着帘子向外张望。

十余个小太监一字儿排开。为首的请了三个安，道：“老佛爷有旨：请裕太太和两位姑娘在东配殿等候。”

裕家母女三人就这么进了宫。展眼望去，倒未见得有多么奢华。所有的家具陈设都是紫檀木的，铺着蓝色丝缎，还有三十几个



造型美丽的钟。容龄凑上去看，见钟座上大多刻着西洋字码，英文法文不必说了，她是认识的，但还有些不认识的文字，她便扯了姐姐德龄一起看。就在她们看来看去的时候，分明听到旁边有些宫女在议论：“哟，也不知她们认不认得中国字儿？”“认得什么，连中国话儿也不会说呢！”

容龄哪儿受得了这个，急回身，没等站直了就说：“你们怎么这么说话？谁不会说中国话儿？告诉你们，我们会好几国文字呢！”

容龄标准的京片子吓了那几个女人一跳。裕太太急忙拦着：“这可不是巴黎，由着你们的性子胡闹！这是在宫里，老佛爷的规矩大着呢！额娘教了你们这些日子，难道都白教了？”

一语未了，外面有太监喊了一声：“皇后主子到！”唬得几个太监宫女，急忙回避。皇后穿浅黄洒花百褶裙，鹅黄绣花窄袖袄，蜜合色坎肩，头上只插一只玉凤，两只蝴蝶镶银翡翠簪子，一对珍珠镶金耳环，并不怎么华贵，倒也干净齐整。皇后很瘦，美丽是谈不到的，却是十分可亲。一见面就笑着说道：“可是裕太太和德、容两位姑娘来了？快随我去！老佛爷念叨了好几天了，说是裕太太和两位姑娘大老远儿的回来，可别委屈了她们！”

裕太太急忙率两个姑娘向皇后请了安，赔笑道：“我们是什么人？还劳皇后亲自来迎，真真是折杀奴婢了！”

皇后笑道：“裕太太快别这么说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大清帝国驻法公使的家眷，难道不该我来接吗？裕庚怎么样？身子可太好了？”

裕太太黯然道：“还是不好，我瞅着，愈发重了似的。饶这样，还是心细，嘱咐两个姑娘，千万别坏了咱大清国的规矩，还叫我请老佛爷的示下，进宫是穿洋服呢，还是穿咱满洲的宫服？老佛爷她老人家想瞧瞧西洋的衣裳，这不，我们把在那边正式场合的衣裳穿出来了。”

皇后这才看见眼前的三人穿的是一式巴黎洋装：裕太太穿海绿色丝袍，维多利亚式的裙撑子，颈上戴一串珍珠项链；大姑娘德龄穿一身鲜红的裙子，配鲜红鞋子，戴玉石耳环；小姑娘容龄穿天蓝丝绒裙子，戴翡翠项链。三人一式的大羽毛帽子，路易十五的高跟鞋，倒像是鼻烟壶上画的西洋美人似的，皇后看了暗暗称奇。

2

多少年之后德龄还记得，那天见到慈禧太后之前，老佛爷已经把皇太后的谱儿摆得足足的了。先是叫太监宫女迎，然后叫皇后迎，然后人还没出来呢先就赐了不少礼物：金玉戒指一人三枚，一大盘子玉坠儿随便拿，后来又是牛奶饽饽什么的不少吃食，等见到老佛爷的时候，容龄都已经吃饱了。

慈禧那天穿的是百凤缕花镶金大红云丝袍，上罩金黄绣龙凤镶银鼠皮坎肩，项上挂的珍珠坠子，颗颗大如鸟卵，一只手上就是四五枚金玉戒指，还有长长的极其精美的金护指。让容龄觉着，那老太太只有一双手很美。

从一开始两个姑娘对皇太后的印象便产生了分歧。与妹妹不同，德龄觉着，皇太后虽然是个老太太了，却依然美得咄咄逼人。那老太太微笑着的时候也有一种威严，令人慑服，而在德龄，则简直就是崇拜。当时慈禧微笑着扶起她们，还亲了亲两个姑娘，道：“裕太太，你可真能耐！把两个姑娘调理得跟仙女儿似的，还这么守规矩，有礼貌。你就不怕我把她们留下？”裕太太一怔，忙赔笑道：“果真如此，那是她俩的造化。”慈禧仰天大笑道：“到底是咱大清国公使的夫人，真气派！难道你就没听说过我的恶名儿？有人说，我连亲生儿子都容不下，你就舍得把这一对儿姐妹花儿放这儿，不怕被我给糟践了？”



裕太太到底是大家子出身，心里虽在突突地跳，脸上依旧赔着笑，一点儿声色也不露，道：“老佛爷说笑了。谁不知道老佛爷会调理人儿，连鸟儿也调理得这么水灵呢！”说着，瞧一眼架子上的鹦鹉，偏那鹦鹉像是解人意似的，呼啦啦一下子飞起来，口里叫着：“老佛爷万寿无疆！”倒把慈禧逗乐了。

慈禧笑道：“这两只鹦鹉鸟儿原是袁世凯送的，也难为他想得周全，这么大一个朝廷，偏他想起这个巧宗儿！这两只鸟儿倒长得怪俊的，嘴也巧，倒哄得我笑笑……”

裕太太忙说：“这都是老佛爷慈悲……”

慈禧笑道：“说起这个来，笑话儿可多着呢！因我喜欢那西洋哈巴狗儿，说过一回，他们就不知道打哪儿弄来百十来头，那些个狗见了，齐刷刷地作揖，倒吓了我一跳！……来来来，闲话少说，先见见皇上！”

裕家母女三人这才注意到，走进来一位年轻的男子，看上去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（其实当时光绪已有三十二岁了），身穿黄袍，黑色缎帽上镶着一颗极大的珍珠，后来德龄姐妹才知道，那就是所谓“龙珠”，腰带上也镶了些珠宝。他身体消瘦，神情忧郁，但是相貌端正，一双眼睛黑如点漆，十分灵秀。德龄、容龄姐儿俩没想到光绪皇帝是这样的，急忙上前请安，光绪则只是礼节性地微笑着，和她们握了握手。德龄觉着，那双手冰凉冰凉的，而且软绵绵的没一点儿力气。

光绪来了，就是要上早朝了。不一会儿，大总管李莲英果然来请。李莲英个儿不高，又瘦又老，长得难看，但深得慈禧信赖。那天慈禧好像特别高兴，叫她们娘儿仨一定在东配殿等着，接着又唤来嫔居的四格格和元大奶奶陪着说话儿。四格格见了她们娘儿仨这打扮，好不新奇。因见裕太太是长辈，容龄尚小，于是单问德龄道：“听说姑娘们是受欧洲教育长大的，可是的？小时候就听说，

到了一个国家，喝了那儿的水，就把本国的事情都忘记了，是真的么？”德龄笑道：“那是大人们编出来吓唬你的，哪有这事儿！像我们，虽然受了欧洲的教育，可大清国的礼儿不是也都知道么？”又道：“对了，我们在巴黎的时候还见过你哥哥载振呢。那次是他要去参加英王爱德华的加冕礼，当时我们也收到了请柬，要不是父亲有事不能脱身，我们也就一起去了。在国外，这些都算不得什么的。”四格格听了，美丽的脸上全是惊讶，道：“原来外国也有皇上？我以为咱老佛爷是全世界的女皇呢！”皇后道：“你们知道什么，山外有山天外有天，外面的世界大着呢！譬如美国就没有皇上，是共和国，凡废除了帝制的就叫共和国。”四格格问：“共和国有什么好？”皇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，话锋一转道：“我现在正瞧一本世界史呢，翻译过来的，挺好看的，你要是对这些有兴趣儿，等我瞧完了给你。”元大奶奶在一旁忙不迭地说：“皇后主子，明儿也借我瞧瞧。”皇后看她一眼，道：“你怕是只能瞧瞧画儿罢了。又不是老佛爷赏的戏，你也要瞧他也要瞧的，没的瞎掺和！”说罢，大家都笑。话音未落，那边李莲英来叫请，说是早朝已毕，今儿老佛爷高兴，叫大伙一块儿去知春亭赏春。“老佛爷说，天儿好，就不备轿子了，走着去。”李莲英弯着腰传谕。容龄拍手笑道：“我正想走着，坐在轿子里都快闷死了，哪儿还顾得上看外边儿的美景！”

裕太太听着，怕容龄又走板儿，忙向她使了个眼色，容龄却浑然不觉。皇后笑道：“我瞧五姑娘倒是快人快语，是个爽快人。”裕太太赔笑道：“瞧皇后主子说的，她不过是个小孩子罢了！”

皇后率众人往外边走，李莲英又连忙赶去回话。德龄注意到李莲英戴的是红顶花翎，小声问皇后道：“皇后主子，听阿玛讲，前朝太监没有过二品顶戴呀。”皇后小声道：“姑娘快别说这个！为这个大臣们还有人上表奏本，惹得老佛爷发怒呢！老佛爷说：‘哼，成天价太后老佛爷地叫着，那都是虚的！这么点子小事儿，难道我还



做不了主？还要奏本，都是叫皇上给惯的！’……”

此时，容龄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天真烂漫地问道：“皇上呢？皇上怎么不来？”

一听这话，皇后骤然变色，低着头一路疾走，再不说话。众宫眷都急急跟着。裕太太与德龄都瞪着容龄，容龄撅起小嘴，不知自己又错在哪儿了。

3

慈禧已在知春亭摆下茶点，这会子见她们来了，堆起一脸的笑，柔声道：“德龄、容龄，你们过来，让我瞧瞧这法国时装！”两个姑娘提拎着裙摆一路跑过去。慈禧摸了摸容龄的裙子，叹道：“这么轻薄的衣料，怎么竟能撑开呢？”容龄道：“回老佛爷，里面有金属做的裙撑。”慈禧笑道：“原来这像仙女儿穿的裙子里竟还有这许多机关。”四格格在一边儿瞧了半天，道：“你们的鞋也不一样。”德龄抬起红色的高跟鞋，道：“这是路易十五式的高跟鞋，是现在高跟鞋的最新款。”一语未了，慈禧竟站了起来，伸出一只脚道：“让我试试。”

穿上红色高跟鞋的慈禧在皇后和四格格的搀扶下小心地迈了一步，然后甩开她们，稳稳地走了两步，笑道：“这外国的皮鞋，不过就是把咱们满洲的花盆底子鞋改了，把中间的鞋跟挪到了后面而已，他们还是学咱们的！”

众人都笑了，其他人都在笑洋人，而德龄姐妹却在笑慈禧。惟有皇后没有笑。皇后的不苟言笑是有了名的，连慈禧有时也恼恨皇后，常常嗔她不讨喜，久而久之，皇后才慢慢学会了在慈禧面前赔笑，却终不是那种天生的喜兴。在这一点上，四格格要比她讨喜得多。

慈禧坐下来，双眼直视德龄，突然道：“德龄啊，你额娘穿海绿，

你妹妹穿天蓝，你呢，为什么穿红色的衣服，是不是想让自个儿最抢眼啊？”德龄一怔，但是很快便镇定下来，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回老佛爷，德龄以为，咱中国人向来以红为喜庆之色，老佛爷召见，是德龄的喜庆之事，所以除了红色，实在找不出别的颜色来展示喜悦之情。”慈禧听了大为受用，笑道：“裕太太，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。”裕太太忙道：“老佛爷请吩咐。”慈禧道：“我喜欢你的这两个姑娘，她们是又水灵又聪明，懂礼儿，还会说外国话儿。从明儿起，你就让她们来和我做个伴儿吧，就做传译，封为御前女官。一个月呢，可以恩准她们放两天儿假，回去瞧瞧你和裕庚。德龄跟着我，容龄小，就由着她性子玩吧，就这么定了！”裕太太心里一惊，表面上却不露声色地谢恩：“谢老佛爷恩典！”

众宫眷都拍手称快，惟元大奶奶脸上有些悻悻的。裕太太表面虽在笑，心里却像块石头似的沉了下去。

4

裕庚一家刚刚回京，就接到圣旨，命他们暂住李鸿章旧宅。裕庚知道，这是老佛爷和皇上对他一家的特殊恩典。裕庚作为大清使臣一向很称职，但是庚子年间也颇遭了些磨难，譬如祖屋被烧，又如义和拳杀了德国公使之后，西方各国都紧张起来，清政府驻巴黎的使馆就被围了三天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。当时裕庚竟然不怕危险，一个人走出使馆，裕太太竟吓得晕厥过去。裕庚走出使馆面对红了眼的法国人，那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要出大事了。可是裕庚却面无表情、沉着冷静地走了出去，法国人见状，竟自动让出了一条窄道。此事一时在西方世界传为美谈。

裕庚一家笃信洋教，若是在庚子年回国，也势必惨遭不测，所幸荣禄与裕家私交甚好，在太后处多次斡旋，朝廷才没有将他提前



召回。

在裕家,所有的规矩都是西化的,包括庆祝生日。这天正是德龄十七岁生日。家仆小顺子把生日蛋糕捧了上来,上面插着十七根蜡烛。容龄弹着钢琴,勋龄拉着小提琴,他们在给德龄合奏着生日快乐歌。德龄坐在父母身边,烛光下,她的眼睛已经湿润了。

裕太太命她许个愿,她闭上眼睛,眼前立即出现了回国时在轮船上碰到的那个年轻的美国人。她睁开眼睛,那个叫做凯·怀特的美国青年奇迹般地出现在了她的眼前,他和她的家人一起微笑着簇拥着她。德龄深吸了一口气,吹出去,烛光瞬间熄灭,等灯光点亮的时候,怀特已经不见了。

那个年轻的美国人是医生,他对她说,他认为中国需要西医,而且,他很早就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充满了好奇。她问:“难道你对中国人没有偏见么?”他的回答令她满意,他说:“在上帝面前,人人都是平等的。”她又说:“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三年前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么?假如一切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好,你会动摇么?”他这次的回答简直让她刮目相看了,他说:“不,我只知道我是个医生,而医生,是个世界性的职业。”他告诉她,他是和姑妈一起来华的,姑妈艾米是纽约商人的遗孀。

当时是在夜晚的海轮上,海风习习,吹动着德龄淡紫色的裙裾,他们在参加一个化装舞会。掀开牧羊人的面具,她发现他是个非常英俊的年轻人,而他看到她的裸脸时,也是一阵惊喜……

阿玛裕庚这时说话了,阿玛的话打断了德龄的回忆。裕庚道:“德龄啊,你阿玛十七岁的时候还在苦求功名,你和妹妹却已经当上老佛爷的御前女官了,确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这是裕家的光荣,可也是裕家的灾难啊。”这话让德龄一怔。容龄还没把蛋糕全咽下肚,就抢着说道:“阿玛,怎么会是灾难呢,老佛爷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可怕,她可慈爱了,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,还赐了我们

很多的首饰，像这样美的戒指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。”说着，她伸出雪白的手指，上面戴着太后赐的黄金镶珊瑚的戒指。

裕庚微微一笑，抿了一口茶，道：“容龄啊，你还太小，进宫之后，凡事多问问姐姐，不可擅做主张，可记得了？”容龄边把蛋糕塞进嘴里边点头。德龄道：“阿玛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我会凡事小心，好好照顾妹妹的。”裕庚道：“当此乱世，你们进宫，成了老佛爷身边儿的人，虽说只是做传译，人微言轻，可是一旦影响了掌握国家命运的人，那作用也是不可估量啊。庚子年之后，老佛爷以皇上名义下了罪己诏，虽然有大臣议论那不过是掩人耳目，可到底还是有所反省。光绪二十六年，老佛爷以皇上的名义颁布变法诏书，其中有‘学西学之本源’，‘参酌中西政要’一说。光绪二十七年，下令成立督办政务处，以便推动变法。后来才有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联衔会奏，也就是所谓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》。这三个奏折成为老佛爷新政的核心内容。你们这个时候入宫，若是能在中国的变法改良方面再添上一把火，那也是功德无量啊！”

裕庚这番话让两个女儿频频点头。德龄想了想，道：“阿玛，可是我怎么样才能知道自个儿做得是不是对、是不是适度呢？”裕庚叹了口气道：“其实阿玛也说不清楚，很多具体的情况，要靠你们自己的观察。记住，宫中小事，不要以为是小事就忽略掉了，那会惹出大麻烦的。”容龄立即也跟着叹了口气：“那活得多累呀，真没意思。”德龄就问：“阿玛，当了那么多年的大清公使，您觉得累吗？”裕庚良久不语，半晌方叹道：“什么都要的人当然要累心的。我并不想代替你们选择，我只是既想让你们快活，又想让你们对国家有用。不过，鱼与熊掌往往不可兼得，做什么样的人，还要由你们自己决定……毕竟，你们就要离开阿玛和额娘身边了。”他说到这里，不禁有些凄然。

两个女儿默默地偎着阿玛。德龄道：“阿玛，您一定要保重身